

摩托车走过春天的荒野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24605287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24605287>.

Rating:	General Audiences
Archive Warning:	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
Category:	M/M
Fandom:	声入人心 Super-Vocal (TV)
Relationship:	云次方 - Relationship
Character:	郑云龙 , 阿云嘎
Stats:	Published: 2020-06-08 Words: 2773

摩托车走过春天的荒野

by [Lilyyyyysroom](#)

Summary

29岁的郑云龙是16岁的阿云嘎的福星。

“嘎子！这头盔好闷啊！”

阿云嘎的双手正拢在棉衣袖子里，这棉衣罩在车前就是好几年，趟了二斤泥又日晒雨淋，现在板硬。远处是“遥看近却无”的草籽，眼前是暗淡的碱地，明明在飞速移动着，这广阔的荒野却让空间的刻度失灵。

身后吵吵嚷嚷的“撒娇”传过来，他觉得陌生又熟悉，刚想张嘴回道：“全罩住才能挡风沙呀~”但刚讲第一个字就吃了一嘴沙，草原上生活多年的习惯和记忆总算是苏醒过来。

还没闹明白他是谁，自己是谁，就习惯性地照顾人充大个儿呢，他拧了腰挺直了背给人挡，可惜少年正抽条，看不出一星半点用处，又感觉腰上一双胳膊紧了紧，后脖颈也被一个圆滚滚的大脑袋抵住，看样子是不埋怨了。

可这是个什么情况？

阿云嘎知道自己现在16岁，买了后天的火车票去北京，北京那么远，哥哥给了他500块钱，北京东西又那么贵，他反复思忖还是借了摩托车出来买些必需品，顺便帮家里人完成一月一次的采购任务。

从鄂托克旗到鄂尔多斯市大概200公里，买来的东西已拴在车尾，此刻，大包袱的生存空间却被某壮汉挤压——

是他的大龙，2019年他就要跟自己回家了，他们要去响沙湾、去呼和浩特，要在蒙古包里、在天幕下的篝火旁吃家里人给做的饭。

相隔那么远的时空是怎么重叠的呢？

30岁的阿云嘎都仍是懵懵懂懂，身体此刻只有16岁，他们并肩作战一般穿过荒野、穿过呼

啸的风、穿过时间，只为回家。

为什么大龙要过来呢？他没闹明白，钻进记忆的小书柜里翻来翻去，好不容易才找出个被压在底下的小盒子，原来这是窘迫的少年记忆的终定格，是在他记忆中大大小小的曲折坎坷里极为不值一提的小疙瘩：

摩托车上了年头，在使用过程中也难得细心的保养，油盖子早就裂了，一团黑乎乎的他也没发现，返程路上摩托耗尽了最后一滴油，他推着摩托车走了5个小时，月上中天终于回了家。

哎呀，那可惨了，大龙要陪着自己吃苦头了。阿云嘎眉心拧起一个小疙瘩，怎么好这样的。

一边又在悄悄想办法，要不现在往回开，到大城市里找加油站？可是又不记得具体是啥时候没油了，要是撂下了岂不是得走更远？

阿云嘎正想着呢，就感觉腰上一边的胳膊松了松，动了两下，自己的脖子被柔软织物包裹起来，感觉到热乎乎的吐息喷在他颈侧，闷闷的、软乎乎的嗓音凑过来：“是不是冷了？我把限量版围巾送给你。”

阿云嘎只好老老实实交代，车子漏油啦，等会儿咱俩就得行军回家了，郑云龙一听好家伙，今天这趟的主题原来是忆苦思甜，立刻搂紧阿云嘎的腰，大喊一声：“冲鸭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！”

他的大龙就是这样，特别特别可爱。

摩托车是逃不过被榨干的命运了，骑手顺势一拧油门，好容易耗尽最后一滴油，还是泄了气，看了看周围的村落和花啊草啊的特征，这还不到路程的三分之二呢。

郑云龙倒也没觉得怎么，从车后座下来和人一起推，顺便对着周围的一切问东问西，阿云嘎就耐心地回答，跟他讲这边春天来得晚，雨水少，但是到了仲夏草会疯长，能有一米多高，到时候太阳可大了，晒得人睁不开眼睛，小娃娃都成黑皮猴子……

说高兴了一转头，郑云龙大惊失色：“嘎子！你们牙怎么掉了！”赶紧拽住人停下，一踹摩托车脚踏子就上手——一抹，手指头上黑了一块，但是一粒胖乎乎的兔牙就露出来了。

哈哈，好家伙，内蒙风沙大就算了，怎么还脏兮兮的呢？把两颗门牙给挡上了，配上阿云嘎现在有点冷有点懵的表情，像个委屈的小老头。

阿云嘎一向要强呢，平时在团里脸也冷，到他面前逗闷子的都被他顶回去了，现在倒只能任人抓着围巾一角给蹭门牙，别扭坏了，但不舍得躲。

这还不算完，更完蛋的是，哎呀，流口水啦！

真讨厌！

他们继续你一言我一语，从太阳在天空正当中走到偏下来，估摸着得有两个小时，郑云龙个子大身体好，来之前又惦记着要拍摄不能多吃，现在饿得是前胸贴后背，但就是挺着不讲，反正之前为了变身怪医减肥的时候吃得还少呢，不慌不慌。

阿云嘎哪怕再迟钝，到呼哧呼哧的喘气声都盖不住胃蠕动发出的咕咕声也算反应过来了，问是不是饿了，他买了牛肉干，现在吃点儿？

郑云龙不理，继续走路，“不行不行，后天上火车你该挨饿了。”

他俩又开始较劲打嘴仗。

远处岔路另一边一辆小面包正要经过，阿云嘎反射性地往旁边让了让，郑云龙赶紧手舞足蹈上蹿下跳，等司机探头出来就说想借油。

阿云嘎有点不好意思，伸手悄悄扯郑云龙的袖子，郑云龙一揽他肩膀把小家伙摁在怀里，心里油然而生一种成就感，这还是头一回他带着嘎子跟外人打交道呢，挺美！

其实赶路时这些都是常态，司机也仗义，二话不说就下车给开油箱，就是左看看右看看，拿啥接呢？

三个男人大眼瞪小眼，还是阿云嘎想起来他买了两板AD钙奶想给侄子当礼物，伸手过去拆了一瓶，撕开铝箔纸分着喝光了，一小瓶油接了再灌摩托里搞了三趟，估摸着能到家了赶紧停下。司机大哥一边躲着两人塞过来的吃的喝的一边上了车，一踩油门就跑，很快就成远处一个模模糊糊的小圆点。

随后一个男人陪着一个少年又上路往家里走。

对于阿云嘎来说，回家不仅仅是一个方向，而是一处处具体而微的点线打卡，是固执的、细致的从哪儿来、往哪儿回，要从地上小水洼的左边开过去，因为太阳照过来能看到小小的光晕，要和最漂亮的红顶房子里窜出来汪汪叫的“胖子”（郑云龙猫啊狗啊都自说自话地叫人家胖子）打招呼，路上遇见的一棵树、一朵花、一粒草籽都是他的家。

他要回的，是再也回不去的家，饶是阿云嘎是看惯了遗憾的人，饶是郑云龙无数次凝望阿云嘎的历史，几乎到了对“世事无常”一词脱敏的程度，此刻他还是紧了紧手臂，给了孤独的少年一个拥抱。

这是抵达聚落前的最后一片荒野，远处天地相接，苍莽空荡，似乎连一片云彩都不愿光顾。而近处则是大地坦阔，看似四通八达，其实步步都有可能通向永远回不到上一步的地方*。

郑云龙看到不断放大的一顶蒙古包，飞扬的旌旗在空中猎猎作响。

防风的门帘动了动，似乎是顽皮的小孩子正要从里面钻出来，好像会第一时间抱住自己的AD钙奶。

阿云嘎没意识到郑云龙的沉默，此时他的生活里悄无声息是常态，为了少说话少闹腾，即使被灌酒他也沉默地硬喝，即使跋涉几小时他也不向别人求助。

这一趟归程已经算少有的快活了。

他心里偷偷想，兴许郑云龙就是他的福星，这次夕阳还没落，家人的笑脸就快到眼前，轻轻松开油门，车速慢下来，阿云嘎偏头跟郑云龙讲：“等一下留下来吃饭，哥哥给准备了把子肉，蘸白糖吃，甜甜的很香~”

甜是什么滋味？

甜是他童年里少有的、最初的、最单纯的滋味，是莫大的味觉满足*。是家里的奥特根被悄悄偏宠的具象，糖果被热气蒸得化了一点点，从透明糖纸上剥下来扯出一道缠绵的细丝，那盈满爱的面容已经记不清了，却好像还能听见——“快吃吧”。

郑云龙听他讲，计划着到时候吃把子肉他会记得给拿糖来，回北京了给他家里多买些糖果，躲着李恒给仔仔细细藏好，他俩要一起做全娱乐圈最肥嘟嘟的音乐剧胖子。

突然感觉身体一轻，仿佛预感到什么，他把双手从阿云嘎的腰上挪到肩膀处，把这个还要

辛苦很久、劳累很久的人紧紧抱住，一叠声地说着“到了北京凡事留个心眼儿”、“多保重自己的身体”、“你特别好，理想一定能实现的”……

他急切地把所思所想往外倒，语速从来没这么快过，但是阿云嘎却好像听不见，还在嘟嘟囔囔讲自己的心愿、期待、雄心壮志：“买房子！”、“把蒙古族的音乐唱给全国人民听！”

【我们的面前有一群羊】

说完才觉得不好意思，是不是太狂了啊，大龙会不会笑我啊，大龙……

【但这群羊很快就要跑了】

阿云嘎突然觉得肩上一轻，耳边肆虐的风抓住机会，张牙舞爪地扑上他的后背和颈侧。

【因为 / 牧羊人正在熟睡】

他猛地睁开眼。

“现在羊跑不了啦 / 因为牧羊人醒来了”

伴随着戏剧感满满的腔调，一个被日光晒得红扑扑的大脑瓜凑过来——

“嘎嘞！咱下去抓俩小羊呗！”

车里很安静，阳光温和地洒下来，阿云嘎从时间另一头走来，往梦境和比梦境更加美好的下一秒走去，他听见自己说——

好。

End.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